

惊悚族

试问一下，什么样的情节最令人毛骨悚然？
一群吃人的怪物，一家专用人肉做料理的店，
还是专售让人倒霉的道具商店？
是的，这些都恐怖，
然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可能隔三差五遇到这些东西的！
那么，到底什么样的情节最恐怖？
答案就在这本书中……

戚小双
主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惊悚族

戚小双
主编

吓死你不偿命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吓死你不偿命 / 戚小双主编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
2009. 10
ISBN 978-7-80729-529-7

I. 吓… II. 戚… III. 故事 - 作品集 - 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6763 号

书 名 吓死你不偿命

著 者 戚小双 主编

出 品 人 宋增民

责任编辑 王如月

文字编辑 邓微星

排版设计 樊艳飞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29-7

定 价 24.00 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目录

- 001 简单复制
- 006 越想越怕
- 009 冷气
- 013 屠狗人的秘密
- 018 恶夜
- 021 写故事
- 026 抓漏
- 031 客店
- 036 轮回
- 041 零点尖叫
- 044 中间的房客
- 048 青春痘
- 054 搔痒
- 058 风水
- 062 水
- 066 广告
- 071 天灵灵地灵灵
- 076 四点敲门
- 080 蚊子
- 086 指甲
- 093 糖果
- 099 拆装式女友
- 104 门

目录

- 108 头疼
- 114 复活
- 120 算命
- 126 头发
- 133 镜子
- 137 安全帽
- 144 第三具尸体
- 151 死于第九层
- 159 夺命光盘
- 164 第十三级台阶
- 168 死亡游戏
- 176 鬼门寓
- 184 朋友
- 192 鬼胎
- 200 秘密
- 208 房客
- 112 树根
- 221 梦话
- 228 绝唱
- 236 后记 我们的世界充满离奇

简单复制

婷每天都机械地重复着几件事情：接听电话，复印文件，装订文件，拨打订餐订票电话，给老板端茶倒水，偶尔也充当一下清理工，拖拖地擦擦桌子。

在这个繁忙的公司里，婷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过着她的简单生活。

母亲时常这么说：“像你这样的中专文凭，能在办公室里坐着应该很不错了。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嫁人的，事业上风风火火的，哪个男人还敢要哦？”婷知道母亲是暗指隔壁的小丽，她与婷岁数差不多，却已经小有成就了。两户人家住得近了，两个孩子年龄近了，两位母亲的话题也就近了，“比较”是永远都无法避免的。

婷非常内向，她不喜欢多说话，总是默默微笑着，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影响她的情绪，所以公司里的人都很喜欢她。人，大多无法忍受别人的聒噪，却容许自己滔滔不绝。

婷觉得自己就像处在龙卷风的中心地带，平静无险周围却满是明争暗斗。Maggie 和 Amada 每天花枝招展地比着衣服、头发、鞋子甚至是指甲油；Andy 在老板背后把他数落得不像个人，可当着老板的面乖顺得像条哈巴狗；Lily 总在电话前装作应付着各种男人，事实上婷知道其中很多电话都是在和老板谈情说爱；Tim 和 Mike 表面上一派好哥们儿的模样，可暗地里却拼命地抢对方的客户。婷觉得在这个办公室里，只有那台复印机才是她最亲近的朋友，和她一样，整天为着与自己并无关联的事情操劳着。

机器隆隆地响着，一道光一丝不苟地把整块玻璃都扫亮了，白纸被印上一行行黑字，被吞噬转瞬又被吐出，婷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缩影。

复印机偶尔会罢工，但它并没有反抗的权利，因为它用钱买回来的，它的任务就



是复印。即使它极度不满,也只是个复印的机器,唯有努力工作才能得到瞬间喘息的机会。

婷一直认为它的价值本应超越复印,却不得不停留在复印这种单一的工作上,或许,当别人看低你时你也就无法抬高自己了吧!

一次,婷忍不住把手放进复印机里,一道光闪过,一张白纸进去,然后出来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手掌印。婷欣喜地捧着这张纸,她终于触摸到复印机的心灵了,它生存的目标是忠实地记录下一切,然后一点儿都没有错失地再现出来。婷愈加欣赏它了,因为它正做着一件大部分人都不敢做的事情。

婷把一盒纸巾递给正在茶水间嘤嘤哭泣的 Lily。办公室各个角落都在窃窃私语。

“老板的老婆真泼辣!”

“想不到 Lily 和老板真有一腿!”

“嗨,真够精彩的!”

“想不到老板这么老的男人还这么吃香啊!”

“现在只要有钱,谁管年龄?”

“砰”的一声关门声使得办公室里一下子肃静下来。老板的老婆盛气凌人地走了出去,尖尖的鞋跟似要把地板戳出个窟窿来,精细的妆容仍遮不住岁月的痕迹和那难以亲近的高傲。临走前她还狠狠地瞪了茶水间一眼,婷的心突然失去了平衡,漏了一大段节拍。Lily 的左脸还红肿着,那一声清脆的耳光不停地在婷的耳膜中回荡。这世上就真的没有简单的事情了吗?

经过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之后,老板宣布给他自己放假一周,哄哄老婆也顺便摆个样子与 Lily 保持距离,其实 Lily 早就被炒了。

一周不长也不短,很快便会有新鲜的话题取代这个绯闻,更何况没有老板的现场督工,办公室里更是精彩纷呈,每个人都利用老板的资源忙碌着私人的事务。婷每天少了端茶送水这个任务,心里却是一阵惆怅。

母亲张罗了满满一桌子的菜,迎接毛脚女婿上门,接了女儿打回来的电话,她就马上忙活起来,等女儿嫁人后她就完成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,那种满足感早就在心里预演了几百次,而这次显得格外真实。

婷简单介绍了一下,大家便围着饭桌开始吃饭,顺便聊些看起来不着边际的话题。

中国的饭局文化从鸿门宴开始就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，特别是对于婷的母亲这样的人来说。待女儿和毛脚女婿走了之后，她便拉着老伴眉飞色舞地讨论起来。

“小伙子长得挺不错，浓眉大眼的，还挺有礼貌，在家里又是独子，搞机械的，工作也蛮稳定，关键是人老实，不错不错哦！”

父亲翻了一页报纸：“他左手有六个指头呢！”

母亲依旧灿烂地笑着：“那也好啊，多个指头抓金牢！”

父亲冷哼了一声，便打开电视，不再理睬母亲了。在他看来六个指头就是残疾，但又说不过老伴，只好放弃不提。在家庭中也是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的。

一周的快乐时光过得飞快，老板板着脸出现在办公室时，大家都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对他行注目礼。老板脸色灰白，双目无神，只是嘴角隐约上扬，似笑非笑，让人看着毛骨悚然。待他习惯性地咳嗽两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之后，外面的人顿时炸开了锅。

“看来是被老婆整惨了！都没个人样了！”

“自作孽，不可活啊！”

“六指恶魔终有恶报，阿弥陀佛！”

“完了，这个月加不成薪了！”

“这拼死拼活的叫人怎么过？”

大家说着说着就又习惯性地回到岗位上去了，毕竟各自都还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要实施，休息了近一周，就是为了等老板回来卖力工作给他看的。

婷也依旧坐在她的角落里微笑着，有时候会落下几滴眼泪，但没有人会注意，因为她会迅速将眼泪埋葬在心底。沟通仅限于表面，没有人会扯下面具，她又何苦展现那几颗微不足道的眼泪呢？

平静，持续，但终究是会被打破的。

而每段爱情的结局不是在民政局就是在公安局。

当婷微笑着被警察带出办公室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过了很久才有吸气声，却没了热烈的议论。

审讯室里，婷习惯性地微笑着接受审讯。

“姜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我的老板！”





吓死你不偿命

“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是他逼我的！”

“他怎么逼你的？”

“他要和我分手！”

“就因为他要和你分手你就杀了他？”

“是的，他说过要永远和我在一起的！他说谎，他是可耻的！”

“你母亲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她也确认那不是姜！”

“是啊，当然不会是他！”婷露出一种少女般祥和的神色，“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！”

“那你脚踏两条船啊！”这时坐在副席上一个很年轻的女警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。

顿时，婷的眼泪不断地冒出来，她低头绞动着衣角，一声不响。

主讯官瞥了那女警一眼，示意她不要多嘴，便继续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杀死姜的？”

婷抬起头，不经意地现出一丝狰狞的笑容：“我把他一块一块切下来。那每一寸都是我所深爱的，所以我要把它们都完整地记录下来。我用复印机扫过他的每一寸皮肤。他的每一个褶皱、每一个沟壑都完整地展现在我的眼前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拥有了他的一切。”婷述说得很平静。而那女警早已骇然。

“你是何时作案的？”

“上周五下午五点半，我约他到办公室去详谈。”婷脸上的肌肉有一丝抽动。

她极力地不想回忆起那天发生的对话。他威胁她要分手，不然就辞退她，不让她有好日子过，他说他不过是玩玩她而已，哪会真爱她？他说她单纯得像个白痴，幼稚得近乎可笑。那一刻，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可怕的错误。人总是有极力隐瞒自己错误的欲望，而当这种欲望与绝望纠缠时，她举起刀捅向他。那时她仿佛听到复印机熟悉的隆隆声，她凄惨地笑着并把他一块一块地放在复印机上。

“是那天晚上你带你的男朋友去见你父母的吧？”主讯官似乎已对血腥麻木了，仍不动声色地询问着。

“是的。把他全部都复印好了，我把所有的图纸都放在地板上。我感到他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我挽着他的左臂，把手指嵌入他的六个指头间，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办公室，临行前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她我要带男朋友回去，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愉悦！”婷仿佛也沉浸在一种轻柔的愉悦中，“回到家，妈笑意盈盈地迎了出来，我很开心，因为从



小到大我很少让妈妈满意。学习不好，性格内向，什么都不行，我简直一无是处。妈一直说小丽这样那样，其实她是很希望能有个像小丽一样成功的女儿，而我不是！”婷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很多事是逼不来的，妈在家里逼我，他又逼我，为什么我总是要被我最近的人欺压着呢？我也是个人，我不是复印机，我不用整天复印着别人的意志，可他们却逼我成天与复印机沟通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”婷越说越急，最后两句是歇斯底里地叫出来的。

两个警察无奈地对视一下，刚要继续审问却被婷接了口：“我要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动，我不是任人摆布的机器。哈哈，我现在自由了，我好快活啊！”婷不断地重复这句话，对周遭的一切再也不加理会。

两天后，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去市精神病医院一间特殊的病房看望婷。婷坐在病床上，被铐了手脚却依旧笑得像个天使。有个同事大胆地询问他们那天看到的老板是不是鬼时，婷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轻声地说：“复印机！”在场的所有人都脸色大变。

自从婷被带走后，那台复印机就莫名其妙地报废了，只是隆隆作响，似在哀号，又似在为解脱而欢呼！



吓死你
不偿命

越想越怕

据说,在某座大学女生宿舍楼的洗手间里,曾经有位女生上吊自杀。

据说,这栋宿舍楼的很多女生夜里上厕所时,都曾经看见一位穿白衣的女孩。

传说中的这间洗手间,是很老式的那种,从正门进去,是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间,里面有一条长长的水槽,水槽上有七八个水龙头,供学生们在此洗衣服。小房间侧面开着一个小门,小门内是公共厕所,一共有六个蹲位,分布在厕所两边——全部由水泥砌成,敞着口,没有独立的门。

这天夜里,某间寝室的一名女生突然内急,又害怕洗手间的传闻,不敢上厕所。在床上辗转许久,终于不能忍受,下了床,一个人慢慢地朝洗手间走去。

洗手间内的灯光十分微弱,而厕所里的灯则早已坏掉,一直没有修好。这女生走进洗手间,心里已经有点忐忑不安,再走到厕所门口时,只见里面一片漆黑,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在门口站了一阵,犹豫许久,终于还是生理需求战胜了恐惧心理,走了进去。

厕所里虽然没有灯,但是她对这里非常熟悉,很自然地走上右边第二个位置——这是她平常习惯使用的位置。

从地面到蹲位有一级台阶,由于里面很黑,常常有人在夜里走到有人的位置上去,十分尴尬。这名女生在上台阶之前先仔细地朝上面看了看,借着洗手间内传来的蒙眬灯光,确定里面没有人,这才上去。

蹲位虽然没有门,但是设计得十分封闭,人蹲在里面,外面的人只能看见里面人的头部,何况厕所非常黑暗,根本看不见其他位置的情况,因此这名女生并不能确定其他位置是否有人。

她蹲下去之后,忽然想起另一个十分流行的传闻:在厕所的茅坑里,会有一只红色的手伸出来,找人要手纸。

她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个故事,但是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奇怪,她越是害怕,就越是忍不住要想。

然后她立刻低头朝茅坑里看去——这厕所非常老式,茅坑依旧是水泥砌成,并非冲水马桶——还好里面没有红色的手伸出来。

为了不害怕,她便朝她所在位置的外面看去,想看到一点洗手间外面传来的光,获得一点安慰。

这样朝外一看,她最先看到的,自然就是对面的位置。

对面位置的情形,让她的心猛地一跳,全身刹那间迸出了冷汗。

那里,从那个位置里面,弯弯曲曲拖出一道雪白的衣裾,一路拖下来,沿着台阶,铺成流水般优美的形状,极其华美自然。

这女生立刻忘记了“茅坑里的手”的传闻,转而想起关于这个洗手间里吊死女生的事情。她紧紧盯着那幅衣裾,想确定究竟是否自己看错了。

那衣裾不仅纹理清晰可辨,起伏之间质感分明,显然绝不会看错。

“冷静,冷静,世界上当然没有鬼。”她拼命地安慰自己。

她推测可能是对面有位女生在上厕所,然而如果对面确实有人,为何这衣裾一直动也不动?为何在她进来时那人连个招呼也不打?女生们胆子都很小,深夜上厕所,能够碰见同伴,绝对是要打招呼说话以壮胆色的。

还有,如果对面有人,即使是再不讲卫生的女孩子,穿着这么白的长裙,总该会爱惜一点,绝不至于任裙裾拖在厕所地面上而毫不理会。

想到这里,她头皮一阵发麻,脑子开始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,睁大眼睛猛盯着那个位置,生怕会突然走出一个面色苍白的白衣女子,又或者突然从天花板上垂下一双惨白的光脚板。

那个位置一片漆黑,除了那幅流泻的衣裾,什么也看不见。

这女生盯得久了,脖子有些发酸,但是她不敢转过头去——她害怕再次回过头时,面前突然站着一个人。她就这样一直盯着,为了消除恐惧,她开始轻轻哼歌。

她的歌声,又轻,又细,在寂静的厕所内突然响起,反而更增添了恐怖气氛。她自己听得害怕,立时停住不唱。厕所又重新恢复安静。

而对面的位置一点反应也没有,这时她更加肯定,那里绝对没有人。

终于解决完生理问题,她慢慢地站起来,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那衣裾。当她完全站直的一刹那,那衣裾突然消失了,地面上漆黑一片,什么也没有。



吓死你不偿命

她吓得几乎要立刻离开。

但是，她又是个绝对不相信鬼神之说的人——一个人可以不信鬼，却总免不了会怕鬼，人心就是这么矛盾——她不能接受这厕所真的有鬼这种事情。

她呆立了几秒钟，又原地蹲了下去——那衣裾又出现了，形状丝毫未变。

似乎没有经过大脑思考，那一瞬间不知从何而来的勇气，她飞快地从上面走下来，走到对面位置前，探头朝里望——里面空空的，没有人，也没有鬼。而那幅衣裾，自从她走下后便再没有出现。她在对面蹲位前寻找许久，地面上除了湿漉漉的水，再没有别的东西。

她的勇气已经差不多消耗尽了，但是，如果今夜不弄清楚这件事，她以后恐怕再也不敢上厕所了。

想了想，她又返回原来的蹲位，蹲下去——果然，衣裾又出现了。

如此往复数次，她可以肯定这是光学的奇妙现象——只是，是什么光造成的呢？

她这样想着，四处寻找光源。除了洗手间的灯光之外，厕所里开着一扇窗，那窗很高，几乎接近天花板，银白的月光从那里穿过，她估计了一下角度——月光照射时，恰好投射在衣裾的部位——衣裾就是这样形成的——月光洒下来，在台阶上形成弯曲的形状，仿佛衣裾。

是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只是月光为何会那样有质感？为何有了月光，厕所里还是如此黑暗，什么也看不清？

这女生还有诸多疑问，但是她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个说法，匆匆离开厕所。

在走廊里，被冷风一吹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最后的胆量在刹那间崩溃，她迈开大步狂奔回寝室，整栋楼都能听见她噼啪的脚步声——她想起厕所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窗口——自从那名女生在窗口上吊自杀之后，窗口便被封死了……

大袖遮天 / 文

冷气

“冷气又不冷！怎么回事？”

我满身大汗地从床上弹起来，走到震耳欲聋的空调下，用力按下强风键。空调运转的声音更大，却丝毫没有变冷的感觉。开空调怎么还二十八度？这叫我怎么睡午觉？光是这个暑假，我就不知道跟房东抱怨了几次，也不知道刷了几次滤网，可都没什么用。

我火大了，光着膀子，连衣服也懒得套，就穿着松垮的平角裤冲下楼。

房东夫妇正坐在一楼客厅边吃西瓜边看电视，一楼的地板是磨石子地，踩起来很凉快。我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怒气消了一半。

“呼……喀喀喀……”电风扇高速旋转着，同时不流畅地摆着头“喀喀喀”……不知是风扇送出的强风，还是风扇摆头的声音，我突然觉得脚底一股凉意蹿起。

房东先生看我在一旁打冷战，热心地问：“阿彪啊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我被他一问才回过神来，原本的火气已经降了许多。

“我的空调又不冷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？我明天请工人来看好了。”房东先生说。

“死老头你闭嘴！”房东太太白了她先生一眼，“年轻人，心静自然凉！你看我们还是没有吹空调，一滴汗也没流啊。”

我望着房东太太满脸油光的嘴脸，就觉得恶心：“当初签约时，说套房会附全新空调，结果空调不是新的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经常出故障！这叫我怎么过夏天啊？我整个暑假都睡不好你知不知道？”

房东太太见我口气不善，正想还嘴，被房东先生挡了下来。





吓死你不偿命

“阿彪，来！吃块西瓜消消气！”房东先生递来一块小西瓜片，我正在怒气上，也没伸手去接。

房东太太一手推开了房东先生递来的西瓜片，“吃什么西瓜？怕热就去冲澡啊？每个月也才收你五百块，还要奢想新空调？我看你是吃米不知米价！”

我气得攥紧拳头。房东太太骂完后好像没事一样继续吃西瓜，房东先生向我挤挤眼，示意我明天会请工人来修，要我先上楼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房间，却在楼梯间听到房东太太讥讽的语气。

“哼！他还以为自己是学生吗？都毕业了也不找工作，像个米虫一样等当兵，他的家人都不会觉得丢脸喔？”

我冲下楼，一脚踢翻那座大型电扇，“老子高兴怎么样，你这八婆管不着。”

“你……好啊！有种你别住啊你！”房东太太气得有点结巴了，西瓜汁不断从她嘴角喷溅出来。

我二话没说上楼收拾简单的行李，随便套上衣裤，背了背包走下楼，将钥匙甩在房东太太身上，“老子不住了！”

“好啊，你走了好！我还不稀罕你这傲房客！”房东太太冷笑地说。

房东先生不发一语地走到电风扇旁，将被我踢倒的电风扇扶起。原本就老旧的电风扇经过这么一摔，转动得更吃力了。

我狠狠地将大门甩上，还不忘补上两脚，蓝色铁卷门被我踢得隆隆作响。

屋内传来房东太太神经质的咆哮：“说你是米虫还太好听，简直就是小流氓！”

房东先生无奈地走了出来，“阿彪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我明天就把空调修好，要记得回来。”

我向房东先生摆摆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仔细想想他也真可怜，竟然可以跟这样尖酸刻薄的女人过几十年。

隔天半夜，我还是回来了。

昨天匆忙出门，忘了带钱包。去朋友家叨扰了一晚，因为他女友晚上要来，我也不好意思久待，便摸黑回来。骑车回来的路上才猛然想起身上没钥匙！这可怎么办？

不知不觉已经骑到大门口，我发现一楼的灯还亮着。

“不会吧？房东还没睡？”

我就着铁门的孔隙看,客厅一个人也没有,但电视和风扇却没有关,这不像是节俭的房东夫妇干的事。

我轻轻推门,门竟然没锁。我走进客厅,客厅桌上摆着一盘西瓜,因为不新鲜以至于有些酸腐味。

我挥了挥手,赶走西瓜上的几只苍蝇,走到电风扇旁,将风扇加大风速。风扇“嗡嗡”地转着,配合着转头的“咯咯”声。

“阿彪,你回来啰?”房东先生从厨房探出头来,“我太太不在,你房门没上锁,放心上楼吧!”

“谢谢房东先生。”我朝他点点头,赶紧上楼,离开客厅的酸腐味。

回到房里,地板上多了几个肮脏的脚印,空调周围的墙壁上也多了好几个肮脏的指纹。房东先生一定是为了省钱自己修的!算了!先睡再说。

我按下空调遥控,空调隆隆地运转起来,声音比之前更大。

“到底是修空调还是破坏空调啊?”

不过真的凉快多了。

我蒙头大睡,却怎么也没想到,我竟然睡到被冻醒。

我勉强睁开眼睛,看见空调的温度计显示着“16”。天啊,室温竟然十六度?我将空调关掉,在低温下,睡了个难得的好觉。

这天之后,空调果然变得比较冷了,但有时候实在是冷过头,还得多盖一层凉被才能睡。有天我回来,看见房东先生正在捣弄香火,他邀请我一起吃饭,我啃着鸡腿,一边和他一起看着电视。

“空调还可以吧?”

“嗯,好很多。挺冷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因为不想听到电风扇恼人的摆头声,我囫圇地扒了几碗饭,便说要上楼午睡。

“有问题再跟我说。”房东先生亲切地说。

我进房,开了空调就睡。空调一下子吹走我的暑意,我很快就睡着了。蒙眬中,我听见滴水声,还有空调戛然停止的声音。

我连眼睛都没睁,摸索着遥控器重开空调。空调开了一会儿又自动断掉。我试了三





次都是同样情形，到第四次我火大了，从床上跳下来，走到空调口查看。

空调口因为过冷，结了一层不算薄的霜。空调下方蜿蜒着一道水痕，上面爬满了一点一点的霉菌。我想将空调滤网拆下，却不小心掀了整个空调盖子，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景象。

空调机壳里，房东太太的尸体正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塞在里头，她那总是尖酸的脸，正睁大双眼瞪着我，嘴里还吐着令人悚然的凉气。

“怎么？空调够冷吧？”房东先生靠在我的房门口，吃着酸腐的西瓜，西瓜汁从他嘴角喷溅出，像是血。

我突然想到电风扇“喀喀喀”的摆头声。

“喀喀喀”就好像脖子被扭断的声音。

夏霏 / 文